

## 後成長世界的高等教育

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

川普不接受巴黎氣候協定，遭受美國高等教育領袖挑戰，川普宣佈退出後，逾2百所大學校長加入數百所城市、州及企業共同承諾遵守巴黎碳排放目標，未來更多大學與學校將跟進。

如此廣大草根群眾勢力反對白宮源自約20年來環境保護演進運動，永續辦公室追蹤資源使用與推廣生態效能成為常態，永續科學與環境研究學術課程日益增加，新學術雜誌致力於永續性繁榮發展，逾五百所大學致力於最終的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Anthony Cortese為高等教育圈內環境保護領袖描敘所有這些環境保護活動為希望燈塔。

Cortese 希望之燈駁斥美國總統川普的不智之舉，大學永續計畫必須不斷演進，相反於令人矚目的經濟成長承諾，此為川普用以證明其政策之正當性，但後成長世界有不同觀點，快速與永續經濟成長已成為過去，看似成為崎嶇不平之行。

高等教育獨一無立定位為超越經濟不斷成長且破壞環境的使用，但長期以來高等教育也是高成長世界的產品，但我們須遠離高成長，大學與學院依賴經濟成長且經常推動經濟成長，因此大學的永續努力通常配合經濟成長，如果我們如何教育學生為人類繁榮重要一環，未來沒有比重新導向高等教育朝向後成長世界更重要的！

成長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自1972年問世了，環保運動努力表達”無止盡的經濟成長為環境破壞主要驅動者”，自森林與漁場的減少，至氣候變遷與海洋塑膠污染，物料萃取量遲緩成長，產品消費與製造出的廢棄物，已將我們帶向環境破壞的台階，新興綠科技，如再生能源、混作農業、去碳交通運輸系統及減少產品包裝等可以阻止減少這些衝擊，但這些改善效果很快被額外成長的環境懲處吞沒。為了能收成科技創新永久好處，我們需要社會創新作法，將我們自政治與經濟對成長上癮的習性中釋放出來。

這些論證長期以來被忽視，大部分分析家與決策者看見經濟成長為永續性基本要素，對他們而言，不斷擴展的經濟驅動科技創新，讓數百萬人脫離環境上破壞性貧困，就此有利觀點而言，高等教育工作是加速這種成長且將棕色變成綠色。

過去這些年來，支持成長邏輯早已被學者與先進運動人士攻擊，其中一位即是來自 Boston College 社會學家 Juliet Schor 呼籲「慢消費（(slow consumption)」運動，渠被「慢食(slow food)」觀念啟發。她說服性描敘充裕經濟(plenitude economy)自成長經濟使用分離出來，另一位經濟學家 Richard Norgaard 為柏克萊大學能源與資源榮譽講座教授認為迷戀成長與災難性宗教信仰相似，他認為經濟是世界上真正最大的信仰導向的組織，另一位 James Gustave Speth 為森林與環境研究學院前院長最新寫道「該是美國人移向後成長社會的時候了，在此我們的社群與家庭不須再為 GDP 成長犧牲」。

如 Speth 所解釋一長串公共政策可減緩 GDP 成長，但保護環境，同時改善社會與個人身心健康。在 Speth 的清單上由無數學者草擬，內容包括每週更短工作時數，更長假期，對地方與小型經濟企業更多投資，轉向工人合作社與社區銀行，更致力推動社會均等，環境極限促成這張公共政策清單，同樣地也推動漸進稅務政策，補助推動社區企業與創造穩定好的兼職工作；Speth 的推薦清單很容易被後成長論證的懷疑論者推翻，但有一個事實，即十多年來，我們已處在一低成長世界，可能回到某種黑暗時代，自 2001 起，美國經濟個人所得一年只成長 0.9%，幾乎是 1947 與 2000 年間每年成長 2.2%，下滑 60%；有幾項原因造成：人口老化、人口成長慢、經濟轉型科技出現。仍有理由期待快速成長持續，但近期應是上上下下；有待時間挑戰，要求大學與學院一種特別的教育。

這似乎引誘我們更須加倍努力經濟成長機器，藉由動員社會多重力量，包括高等教育，重回年年成長 2%；短期而言，可能有效，但最終將加深快速經濟成長與環境系統之間衝突，而這環境系統是我們人類繁榮根本所在。

更重要的是：渴望這種欣欣向榮成長的舊日美好日子，將我們自調整關鍵任務轉向後成長世界，在後成長世界是公正、均等、民主與環境重建，即使我們相信回到強有力成長只不過須幾年時間，但我們難道不想探究如何優雅調整目前情況，如果有任何如 Speth 所描述的社會創新，對我們所能做的評量或傳播也幾乎損失。

不是要如何處理停滯的經濟成長，而是高等教育可以重申永續燈塔，藉由攻擊一個不同但很相關的問題：複雜人類社會如何繁榮與興旺？在環境上、均等上與公平上—在一個後成長世界？

在正常情況下，很難期待大學與學院處理這個問題，畢竟高等教育長期以來視為經濟成長引擎，當倫敦政經學院 Anna Valero 與 MIT 的 John Van Reenen 指示全世界各大學帶動經濟成長，結果為高等教育校長們公開作為績效成果，在美國，公立大學在 19 世紀成立，促進農業與工程的經濟成長，歐洲大學當代復活也走相同路線，經由刻意設計，而非意外造成，今日高等教育是偉大加速器的核心成份，自 1950 年以來在生產、消費與環境攻擊上快速增加。

高等教育永續性反映與成長同婚，雖然忠誠，但通常真正致力於星球健康，大部分大學永續方案焦點四大主軸：增加效能、減少廢棄物、可負擔的去碳化能源使用及改善大學形象。像減少能源使用、水消費及廢棄物處理等方案都成為中心方案，理由為：為大學製造正面公共形象，暨教育學生善念，同時省錢，這三項好處可用來重新支援大學整體成長。

這種模式浮出層面成為高等教育永續促進協會 (Association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Aashe)，在 2016 年分析 9 個國家幾近 400 所大學資訊，該協會認為最好大學是在資源使用很明智，且回饋教職員幫助學生與更大世界做相同的事情，他們是優良的綠色消費者，也像每戶家庭設法拯救地球，藉由買回收品或使用再生能源，與左鄰右舍分享經驗。

這些成就不是瑣碎，20 年前大部份觀察者認為不可能做到，但今日這些方案已被接受，而且助長經濟成長的社會邏輯，校園回收方案邊緣化工業社會廢棄物增加問題，反而回收通常被視為消費的報酬，堆肥廚餘受到讚揚，但也淡化廢棄物或肉類生態上可負擔的問題；有效率使用能源與水省下來錢轉用在校園其他運作上，更需要轉向去碳化資源，雖然自化石石油公司撤資，重要且新式校園永續特色只是平常化私立公司成長驅動的投資。

大學不僅是經濟成長代理人，也依賴經濟成長，這讓大學更難有遠景想像後成長世界，如更多經費預算、新大樓、更好薪資、更多學生等

都代表大學的成功，在平淡的經濟成長與政府補助經費減少條件下，更難達成。

Cornell 大學經濟學家 Robert Frank 指出大學面臨日增壓力如支付明星教授高薪，支付更多行銷費用，支付學生服務與設備費，提供頂尖學生獎學金（這些學生通常來自高收入家庭）。

低成長會成為常模嗎？如果這些方案成功，後成長世界的人類繁榮將更可能實現。

改變動力的種子目前在各大學發芽，聚焦在恢復力代表走向非經濟成長的人類繁榮根基如：社會資本、互信、強大社群、關愛與互敬關係、在地知識、社區自我依賴、有限的不均等。大學應傳播恢復力思考 (resilience thinking) 在既有的環境方案，不再質問「我們如何更有效率？」反而質問「如何豐富人際關係及強烈集體自我依賴感，以減少對星球衝擊」。

讓人類繁榮與環境永續不需要成長，學者同意減少工作時數，以過渡至後成長世界，我們需要工作少一點，多一點休閒。可先試辦每周工作 30 小時，同時大學也可以減少消費選擇性，Chatham University 禁止賣水瓶的水，改用安裝過濾器的水，使用二手水瓶，Yale-NUS 食堂使用較小餐盤，以減少浪費食物；另外學生宿舍冷氣由學生付費；在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腳踏車已成為校園交通工具。

後成長的世界通常被譏為反商業、不科學及太理想化！但如高等教育永續促進協會及 Sierra Club 出版環境評比有助於標榜出努力追求後成長世界的高等教育機構，大學不再追求成本效率投資，最好大學是為我們的地球投入社會創新！高等教育永續發展下一個疆域將是朝向後成長世界，一個我們想要生活的世界！

譯稿人: 梁琍玲摘譯

資料來源: 2017 年 7 月 7 日，高等教育紀事報評論 (The Chronicle Review)

<http://www.chronicle.com/article/Higher-Education-for-a/240301>